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

香港
忠鈴企業有限公司
沈为民董事长贈

重修臺灣縣志

上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

重修臺灣縣志上
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

重修臺灣縣志下
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

臺灣文獻叢刊
第一二三種

重修臺灣縣志（第一冊）

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出版

著者 王必昌

編輯者 臺灣銀行
經濟研究室

臺北市重慶南路

發行者 臺灣銀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

經售者 中華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

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

臺北市西寧南路

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序（方志類）

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若晉乘、魯春秋、楚檮杌之類，爲我國方志之濫觴，或以此爲古國史，封建既廢，後世郡縣之方志，不得而擬之也。有清乾嘉間，浙儒章實齋著《文史通議》，力駁此說，曰：「今之天下，民彝物則，未嘗稍異於古也，方志不得擬於國史，以言乎守令之官，皆自吏部遷除，既已不世其家，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，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，豈有異乎？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，所謂諸侯各自爲制度，略如割據之國史，不可推行於方志耳，不知周官之法，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，侯封之稟王章，不異後世之郡縣也。」旨哉斯言，蓋方志之由來，悠然遠矣。

宋代而後，方志大興，作者輩出，至明清二代尤盛，清康熙十一年，曾詔各郡縣分輯志書，雍正間，甚且頒省、府、州、縣六十年一修之令，故至今清代方志之存者，多至數千種，不徒備國史之取資，而政事之考鏡，亦於

茲是賴。

臺灣之有方志，以《臺灣府志》爲嚆矢，其書修於康熙二十餘年清人得臺之初，成於首任郡守蔣毓英之手，蓋是時臺灣新入版圖，且適逢清廷修志詔令新頒之會，是以孳孳於郡志之創修，惜終蔣氏之任，斯志竟不得刊刻、頒佈於臺地，以存一方文獻，至幾瀕湮滅，良可慨也。康熙三十三年，巡道高拱乾再輯郡志，爲臺灣官刊方志之權輿，自是臺灣郡縣之建置，與時俱增，各廳縣志之興修，亦秉承當時風氣，燦然大備，惜年湮代遠，多有失傳者。迨光緒十八年，全臺纂修通志，各廳縣及直隸州，均奉檄修志或造送采訪冊，以備志局採擇。越三年，割臺之役起，通志之修，功虧一簣，僅成殘稿卷千卷，而各廳縣志及采訪冊，遂多散佚，及今思之，不無憾焉。

光復以還，臺灣文獻研究風氣大開，並得諸前輩之努力，乃使久已佚失之《臺灣縣志》、《諸羅縣志》、《鳳山縣志》、《苗栗縣志》……等，紛紛自海外及大陸攝影、抄錄歸來，陸續梓行，以資學界之運用。至蔣氏府

志孤本，早年方杰人（豪）先生即發現存於上海圖書館，幾經輾轉請託，迄未如願者，則近年已隨兩岸之解凍而流通，於是臺灣舊志之問世，乃得十之八九矣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前曾校刊《臺灣文獻叢刊》數百種，臺灣方志蒐羅殆盡，嘉惠學界，功不可沒，惟晚近十數年來，臺灣歷史文獻之尋根，蔚爲熱潮，向之所刊行者，多渺不可得，榮聰既承乏省文獻會，以志趣所關及職責所繫，乃積極推動「臺灣歷史文獻名著輯印計畫」，俾普及各界，爰就清初至日據初期之方志、采訪冊悉數輯印，旁及閩粵各通志、府志選本暨古今有繫於臺灣之官私地志，彙爲一編，庶欲窮臺灣方志之學者，無復有東檢西閱之勞也，書既成，謹綴數語，略誌緣起，弁諸卷首，是爲序。
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
主任委員

簡榮聰

謹序於臺灣歷史文
化園區文獻史料館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

立序

邑曷爲有志？一邑之事也。一邑之事曷爲志？天時異候、風土異宜、人情異尚、物產累數，不有以志之，懼其傳訛也。臺灣，故奧區也。按文獻通考稱毘舍邪國，或又稱東港、婆娑洋，從古未有開闢者。我朝德威遠播，歸入版圖；生聚之、飲食之、教誨之，迄今已幾及百年，舟車水陸，儼然一大都會矣。是不可以不志。然則前未有志乎？曰：有。前邑宰王君禮志之矣。曰：前有志，曷爲復志？曰：前之志，志前之臺灣；今之志，志今之臺灣也。前之臺灣，熙熙皞皞；今之臺灣，涵濡聖澤、沐浴皇仁，凡制度、儀禮、考文，較之從前，風氣駸駸日上，是不可不重志也。雖然，志難，志臺灣尤難。今夫海，包乾之奧、括坤之區，長波浩漭，洪濤爛汗，茫乎浩乎，不知其幾千萬里；而臺灣以孤島橫亘其外，天時不可按候而考、風土不可按圖而徵、人情不可按時而定、物產不可按數而稽，藉非博採廣聞、熟悉者久，不敢志，亦不能志。

魯君燮堂，宰邑三年，官於斯者也，首倡盛舉；臺之士人，生於斯、長於斯、聚國族於斯者也，共襄厥成。不數月而志竣；門分類別，綱舉目張，條理井井。尋覽之下，不特天時、風土、人情、物產，一一瞭如指掌，而百年來教化聿新、風會日盛，聖天子大無外之模、各民番沐太平之福，亦胥於是乎得之；益嘆邑之不可無志，而臺灣之尤不

可不重志也。

率志數語，弁諸簡端，請以質夫海內之覽是志者。

乾隆壬申冬十月下浣，巡臺使者立柱撰。

錢序

我國家重熙累洽，德化覃敷，聲教四訖；薄海內外，罔不蒸蒸向化。臺灣爲海外巖區，冠領三邑，藩籬數省，歸入版圖，幾及百年；聖天子涵濡樂育，久道化成。其間風土依然，山川如故，而禮教聿興，制度大備，人文蔚起，風會日隆。以視從前，譬猶皇古之世，草昧初開，渾渾爾、噩噩爾；今則巍乎煥乎，已躋中天之盛已。

舊有志，擇焉未精、語焉不詳，歲久且多殘闕；魯君燮堂，以西江名進士來蒞茲邑，三年之內，時和歲稔，政舉事修，公務餘閒，慨然自任。爰集臺之文士，共相商訂；取舊志之缺者補之、略者詳之、繁者芟之、訛者正之。仰觀天文、俯察地理、中盡人事；大則禮樂文章、小則蟲魚草木，分晰衆部，莫不峨然在目，釐然有當於人心。

夫邑之有志，猶國之有史也。臺灣孤懸海外，名公巨卿、文人學士，蹤跡罕到；所見異辭、所聞異辭、所傳聞又異辭，不有以核其實，將何以信之今而傳之後耶？顧非平時留心稽考、熟悉茲土，而又長駕遠馭、智力有餘，且其才、其識、其學足以擅作史之三長者，必不克肩厥鉅任。魯君燮堂，何獨游刃恢恢也！

書開局於學之明倫堂，始於二月，成於十月。海內覽者，資蒐採、廣見聞，知聖朝之車書大同，樂海外之風教日盛，胥於是乎在，豈不休哉！余不敏，恭膺簡命，巡視茲

士；輜軒探風，率多闕漏。詩不云乎：『騁騁征夫，每懷靡及』。行將歸矣，所藉手以報命者，將於是書資所未逮。然則是書之成，抑亦余之厚幸也夫！是爲序。

乾隆壬申十月，巡臺使者仁和錢琦撰并書。

金序

古諸侯之國，唐虞萬、夏商三千，至成周而爲千八百；倣之於今，祇一邑而已。然讀關雎、麟趾之篇，鵲巢、騶虞之什，二南之化，由近及遠、由暫而久，是以季札聘魯，吳始入於中國。洎漢文翁化蜀、唐常袞開閩，風教所施，雖速於置郵而傳命，亦猶水之盈科而後進也。

臺地僻在遐島，周禮不載，禹貢無稽；上古無論已，自唐宋以暨元明，未入中國。明天啓間，荷蘭屯集，海舶往來，方與中華通，臺灣之名始著。旋爲鄭成功竊踞，恃其險遠，行同倭寇，咸目島夷，恒爲閩、粵、江、浙之患；漳、泉、福、興諸郡，被毒尤甚。我朝定鼎後，聖祖仁皇帝施仁武不殺之恩威，臣服其餘孽；是以聲名洋溢乎海隅日出之表，舟車所至、人力所通，茹毛飲血之倫、卉服文身之俗，罔不率俾。猗歟休哉！振之以武威、修之以文德，建置郡縣，版圖已定；星野之分、戶口之數、官師武備之設、山川風土之宜、人物流寓之有紀載、忠孝節義之有表彰，與夫城池、倉庫、衙署、營制、學校、壇廟、宗祠之規畫，下至農田、水利、官莊、租稅、財賦之所入，以及鳥獸、草木、蟲魚之所產，樹藝以時，災祥並紀，無不釐然畢該。臺之有郡縣誌，自臺廈道高公（諱）拱乾、邑令王（諱）禮草創也。於古無稽、於今未備，因陋就簡，草昧初開

，亦寧嚴無濫之苦衷也。時移物換，踵事增華，因革損益，日異月新，不知凡幾；板帙歲久漶漫，重修之役，不得不有望於今茲也。

余自庚午春由漳郡守奉恩旨擢監司之任，始至於境；見人物風土、貿遷有無，駸駸平與中華相埒矣。年來南北兩巡，見各邑蒸黎之衆，番社之馴，生齒日繁，田土日闢，風景不殊，繁華較勝，林林總總，既庶既富，蓋聖朝豢養休息之恩，七十年於茲矣，安可不加之以教哉？考之誌乘，府誌修於乾隆丁卯年巡臺御史給諫六公，已極詳備；而縣誌闕略甚多。壬申春，邑令魯諱鼎梅毅然有修誌之舉，余甚嘉焉。夫誌，識也。識前言往行，與國史等。史則善惡俱載，褒貶予奪，字字霜嚴；誌則稽古證今，忠孝節義，千秋永鑑。有善而無惡，有褒而無貶，乃隱惡揚善之意；庸庸碌碌，去而不錄者，亦猶貶與奪也。若夫元惡巨憝，以示炯戒，俾民知嚮慕而凜懾畏，乃教之大者也。

比誌成，請序於余。余讀而歎曰：有是哉，誌之詳盡，無逸事、無遺義矣，猶不能無慨。鄭逆竊踞時，我朝海禁綦嚴，其撫而有者，皆番社之衆及漳、泉之民耳。今閩、粵十餘郡人，蜂屯蟻聚，歲有增添；各立門戶，彼此爭勝；地不加廣，人多叢集；偷渡之禁愈嚴，而潛踪頂冒而來者不可勝計。又，澎湖三十六島，兵民雜處，地不產粟，戶鮮蓋藏，仰給於臺。商船梭織，饔飧足繼；風雨兼旬，炊煙頓息。備儲之法，不可不講。至於鹿耳門爲臺郡鎖鑰，鐵板暗沙，鞏若金湯；盪纓引路，商舶時有衝汕沉溺之患。

凡此皆爲政者所當日夕留心，而治人治法，或亦爲誌之所載而未詳歟？

今國家當全盛之時，培養元氣，浹髓淪肌，海外民番，咸歸樂土；從此嚮風慕義，如二南之化，由近及遠、由暫而久；凡有血氣者莫不來享來王，邁夏商周之上，而頌唐虞氏之至治者。後之君子，推而暨之可也。是爲序。

時乾隆十七年（歲次壬申）秋七月吉旦，賜進士出身、特授朝議大夫、前雲南道監察御史、福建分巡臺灣道按察使司副使、加二級紀錄十六次，燕山金溶題。

柁序

歲壬申，余奉憲委來視臺灣。初秋，署篆監司。冬十月，特旨實授，兼理學政。受恩深重，勉圖報稱，日與文武寅僚勤求治理。適臺灣縣志重輯告成，來請序。

余惟韓昌黎過韶而訪圖經，朱紫陽守南康，下車亟詢郡乘，謂是固一方之法制經緯所考鏡也。丙夜披閱，大綱小目，凡若干條，總一十五卷，數夕而畢。不禁喟然曰：休哉！我國家駿德鴻猷，規恢無外，邁唐虞、軼三代，於斯志徵之矣。其在書曰：『東漸于海』。詩曰：『海外有截』。記又曰：『東不盡東海』。蓋自無諸啓閩，歷四千年而始闢此絕島之方輿，以壯我朝大一統之模者也。故占星野，則保章氏所未辨；稽沿革，則職方氏所未載。伯翳之經、道元之注、無此山水；珠厓之郡、銅柱之郊，無此建置。而茲志所陳敦養之周詳、戎祀之整肅、衣冠典文之茂美、敷浸孕育之瑰奇，皆由聖作物觀，大化翔洽，洗習昧之乾坤，耀以光明；於是珥筆者得鋪張揚厲，勒爲此書。班孟堅所言遭遇乎斯時者，詎不信哉？

抑余舊聞臺灣附郭，民鮮土著，耕漁商販，俱閩粵輕黠子弟，雜而難治。吏於斯者，有傳舍之思，不知所以教之，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爲利。將校所屬之兵，平居不能訓練，而又驕之，因是有辛丑之變。方今片甲寸艇，悉睿慮所熟籌；百職庶司，皆帝心所愼

簡。二者之患，斷乎免之。夫愚賤何知，惟能予以安全者，其心好之爲最眞。雜紀所述，明季泊國初，海氣之毒烈矣。自臺地收入版圖，聖聖相承，休養生息；番安於社，丁不多科；農安於里，賦比輕則；商賈安於市；行旅安於途；舟車絡繹，百貨麇至。臺邑安而全郡安，而內地瀕海之郡邑舉安。歌堯者曰：『作息耕鑿，帝力何有？』亦知涵濡聖澤已七十載之久乎！

顧其俗澆，尙奢靡，或好嬉戲淫巧，惇樸之意漓焉。說者謂土沃民富故，殆非也。邑處海上，扶輿清淑之氣，鬱積磅礴；凡氣清者必浮，弊固然耳。然土生其間，鍾是氣，必美秀而文。嘗論陰陽之稟，各毗於偏；天地自然之數，矯而揀之，以歸於正，則其人之事也。臺人多閩、粵之人，昌黎在粵、紫陽在閩，斯文統緒之傳，猶有存者，詎以遠近殊乎？民富則可與談禮，士美秀則能入道；就其所得，揀其所失，當不其難。抑聞賈生云：移風易俗，使人回心而嚮道；類非俗吏所能爲。所賴賢司牧、賢司鐸暨此都之賢士，相與鼓舞振興，俾此日之菁莪棫樸，卽他時之威鳳祥麟；用佐天家萬年有道之長，其爲茲志增光者，豈渺哉。

余世受國恩，南來駐節，叨膺師帥之責，蓋不敢不勉也。是爲序。

福建分巡臺灣道兼理提督學政、按察使司僉事仍兼世管佐領、軍功加三級、紀錄四次，長白柁穆齊圖撰。

陳序

粵自文命誕敷，庶土交正；元公制作，爰列職方。蓋文物以紀之、聲明以發之，同軌同文，會歸有極；載之於皇輿、繪之以王會，發皇耳目，昭示來茲。然積塵益嶽、集腋成裘，下而至於一州一邑，亦罔不廣蒐典籍、博訪風謠，以備一日之採擇焉。乃龍門作史，郡國都邑不列入書，而雜見之於紀、傳、世家。迨乎班、范繼作，而前書地理志、後書郡國志，後之輯志乘者，多宗之。在長發之詩曰：『海外有載』。又江漢之詩曰：『我疆我理，至于南海』。昔之經理天下，四海而外，聲教所訖，固無間於薄海內外而同之也。

我國家幅員之廣，土宇所闢，亘古以來，未有比隆。況臺邑自入版圖，仁漸義摩，涵濡沐浴於聖化之內者，蓋八十餘年於茲矣。雖僻在海隅，而禮樂制度、刑政教化，纖悉無乎不備。民生其間，顧不幸歟？然五方風氣，各有不齊，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。苟一夫不獲，若納於隍，則斯志所編，其以爲文乎？抑將殫心思、竭知慮，精神貫注於其間而見之於實也。孔子曰：『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』。夫恥者，恥其未至於善也；格者，格於心而至於善也。然則惟德禮而後恥心生，亦惟知所恥而後入於德禮也。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，蓋以是四者而維繫之，是猶泰山而四維之也。誠如是也，有